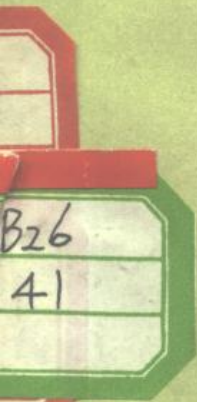




2 020 9666 8

批判徐懋庸的反动哲学

關 鋒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批判徐恩麟的反动哲学

■ 黄 哲



黄哲 王德安 编著

批判徐懋庸的反动哲学

關 鋒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9年·武汉

2007/01

批判徐懋庸的反动哲学

关 鋒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武昌解放大道332号)

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新出字第1号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武汉市国营武汉印刷厂印刷

787×1092 $\frac{1}{32}$ · $\frac{3}{4}$ 印张·16,000字

1959年4月第 1 版

1959年4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统一书号: 3106·34

定 价: (8)0.09元

徐懋庸瘋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这已經是昭然若揭的了。他写了大批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杂文；他还組織了反党的“哲学合作社”，写下了他的反动哲学。他的哲学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反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并且是和他的反动政治观点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或者更确当一点說：徐懋庸这个右派分子在为資产階級右派制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哲学”根据。

披着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的徐懋庸，在为資产階級右派制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哲学”根据时，还冒充反修正主义的战士。他今年的科学研究的专题，就是“现实的修正主义批判”。暗藏在我們内部的敌人，总是巧于装扮自己的。然而，徐懋庸为了鼓吹修正主义，为了攏絡他的伙伴，給他的“哲学合作社”一个明确的方向，却又不得不把修正主义的牌子挂出来。他在他的“现实的修正主义批判”里，开宗明义，这样写道：

“近四十年来，和近十年来，特別最近一年来，人类历史，經歷了许多急劇的巨大的轉变，而且正在迎接着新的轉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都面临着包罗万象而充滿矛盾的實踐任务。这种形势与任务，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求它能够創造性地、正确有效地解决新問題。正因为这样，这个理論正在重新受审查。各式各样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根据

前一时期的实践經驗，檢查这个理論的已有的全部內容直到它的基本原理，都企图在这个理論寶庫中添进新的东西去，同时修改它的那些已經不合时宜的东西。

这种努力是正常的現象，是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們的本分，是他們的权利和义务……。”

（着重点是引者加的——下同）

难道这不是現代修正主义的調子么？很清楚，他的話就是說：近四十年来，和近十年来，証明馬克思列宁主义不行了，“特別是最近一年来”，更証明馬克思列宁主义不行了。他說：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要“重新受审查”，“这个理論的已有的全部內容”（惟恐遺漏一点点，不但用了“已有的”这个詞，而且还加上了“全部”），“直到它的基本原理”（用了“已有的全部內容”还不行，还要特別表明“直到它的基本原理”）；都要重新审查，加以修改。据說这是新形势和新任务所要求的。这正是一切修正主义者的共同論調，特別是現代修正主义者的論調。历来的修正主义者，都是借口什么“新形势新任务”而要求“修正”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1956年以来，国际上的反共逆流一时甚囂尘上；同时在共产主义运动內部也发生了一股修正主义的思潮。修正主义者都說馬克思列宁主义不行了，要求“修正”它。而徐懋庸說，“修正”馬克思列宁主义是“忠于共产主义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們的本分”、“权利和义务”。是的，是“本分”和“义务”，但这是資產階級右派的“理論家”如徐懋庸之流的“本分”和“义务”；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本分和义务正在于彻底粉碎徐懋庸之流的謬論，捍卫馬克思列宁主义。

徐懋庸在他議論“修正”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必要中，还特別提到“我国社会主义革命，……面临着包罗万象而充滿矛盾的任務”；这不是偶然的。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資料所有制

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人民兴高彩烈；而在资产阶级右派說来，这下子糟了，1957年春天“古井生波”了，乌云乱翻了，于是“特别是最近一年来”証明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也不行了；于是“修正”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偉大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提丘”徐懋庸的双肩之上了。

很显然，徐懋庸是在“现实的修正主义批判”这个騙人的題目下，鼓吹现代修正主义的。

徐懋庸装作寻找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的样子，說什么在“审查”、“修正”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努力的过程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倾向也是必然的事情”。他找来找去，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跟阶级斗争无关，那根源却在于：馬克思列宁主义本来已经过时了；也就是理应“修正”了。这是恶毒地中伤馬克思列宁主义，狡猾地为现代修正主义辯护。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認为，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意識形态的表现，是资产阶级的影响、压力在工人运动内部的反映；修正主义者是资产阶级的在工人运动内部的代言人，他們力图阉割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灵魂，使之成为对资产阶级反动統治无害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說：“修正主义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它在现代社会中有其阶级的根源”。●徐懋庸当然是不承認这一条的，因为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理論正是他极端仇視的、首先要坚决“修正”的。

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穷尽真理，它要求在實踐中不断地向前发展。但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它的基本原理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正如列宁所說：“从馬克思主义者所持的見解——即馬克思的理論是客觀真理——中間所得出的唯一結論就是：循着馬克思的理論道路走去，

● “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义”，1949年莫斯科中文版，第214頁。

我們將日益接近客觀真理（決不會窮盡它）；而循着任何其他
的道路走去，我們除了混亂和謊話以外，什麼也得不到。”[●]這也
就是說：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決不能是離開或拋棄它的任何
一個基本原理，而必須遵循它的基本原理。而在徐懋庸看來却
是：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是教條主義，而重新審查
和“修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却是發展馬克思列寧主
義。

在徐懋庸看來，究竟什麼是修正主義呢？請聽他說吧：

“他們（按：指修正主義者）不承認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有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看來，徐懋庸這個“法官”，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態度，比所謂
“修正主義”的“他們”要寬大得多，他也許以為馬克思主義者會
對他感激不盡呢！你看，他還反對“不承認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有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呢！然而這是吠影吠形；而吠影
形是為了咬人的。修正主義者們都可以承認馬克思主義理論中
有那么一點點普遍真理的；豈止一點點，他們還都認為，刪去馬
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剩下的全是普遍真理哩！他們的要求，
仿佛是不大的“修正”，只要閹割掉馬克思主義的靈魂就夠了。馬
克思主義者堅定地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
准”的普遍真理，這是絲毫不能含糊的。徐懋庸把“修正主義”規
定為“不承認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
理”；在這個煙幕彈之下，只是要重新審查和修改馬克思主義的
基本原理，而承認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還有一點點普遍真理的徐
懋庸就成了馬克思主義者，而且還是反“修正主義”的戰士呢！

徐懋庸說的“普遍真理”是什麼呢？他所指的修正主義者是

● “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1956年人民出版社，第136頁。着重點是
原有的。

誰呢？且听他說：

“……恩格斯在1845年所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書中，曾經大力強調：‘共产主义不能純粹是工人阶级政党的学說，而且是一种理論，其最終目的就是連同資本家在內的整个社会从現存关系的狹窄的範圍內解放出来。’过了四十七年，恩格斯自己檢討过：‘这个論断在抽象的意义下是正确的，然而在實踐中却是无益的，甚至多半是有害的。既然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以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那么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的准备和进行革命。’……但是，時間、地点、条件变化了，恩格斯这个原来只是在抽象的意义下是正确的論断，現在在中国，却具有實踐的有益的意义了。在工人阶级已經解放了的条件下……（請允許我用刪节号吧，那些‘条件’并不能改变徐懋庸的理論的實質——引者注）中国的資產阶级，非不再反抗工人阶级的解放，而且也感到自己有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的需要了，他們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了。他們爭取变成工人阶级了。共产主义在今天的中国，真正成了‘按其原則說’来是‘超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学說了。恩格斯的原来的抽象真理現在变成具体真理了。”

預言性的真理总是抽象的，但真理的实现，必須結合实际，成为具体的真理。……修正主义者，則根据一时的某些实际情况，根本否認某些重要的抽象真理的正确性。……”

这就是徐懋庸心目中的馬克思主义理論中所有的普遍真理！真是恶毒而又狡猾。而这正是現代修正主义者的一种特色。

恩格斯自己明明白白地写道：

“几乎用不着指出，本書（按：指‘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是恩格斯早年的一部著作——引者注）的总的理论观点——哲学、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和我现在的观点絕不是完全一致的。1844年还没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从那时起，首先并且几乎完全是由于馬克思的功績，它才发展成科学。我这本书只是它的胚胎时期中的一个阶段。正如人的胚胎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还要再出现我們的祖先魚类的鰾弧一样，在本書中也到处都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国古典哲学起源的痕迹。”^㉑

紧接下去，恩格斯就檢討了徐懋庸所引的那个說法。不錯，恩格斯还認為“这个論断（按：指‘共产主义不純粹是工人阶级的政党的学說，而且是一种理論，其目的就是把連同資本家在內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狹窄的范圍中解放出来’）在抽象的意义下是正确的”^㉒，然而，那意思是說共产主义的实现，客观上是对全人类的解放。在恩格斯的話里絲毫沒有徐懋庸所附加的意思：什么将来资产阶级自己会自觉自愿地爭取共产主义的解放。

徐懋庸抓住恩格斯早年說过的但他自己后来更正了的一句話，大作文章；而且对那句話作了別有用心的歪曲。那句話的原文是这样：“按其原則說来共产主义超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共产主义只承認这种敌对在目前的历史意义，但是否認它在将来还有必要（这当然是指的消灭了阶级的时候——引者注）；共产主义正是以消灭这种敌对为目的的。”^㉓而徐懋庸

㉑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2—23頁。着重点是引者加的。

㉒ 同上書，第23頁。

㉓ 同上書，第351頁。着重点是引者加的。

却抓住了这句话中的半句话，把“共产主义正是以消灭这种敌对为目的的”重要原则删掉，好象恩格斯说过共产主义理论也是资产阶级的学说。这完全是歪曲和伪造。他又歪曲了恩格斯的更正。于是把这个“抽象真理”搬到中国，因而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在中国已经过时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党性在中国也过时了，“红色资产阶级”的妙论成了马克思主义了。这真是荒谬绝伦的无耻谰言。难道资产阶级右派不坚决反抗社会主义？难道就大多数说来，在政治上与右派分子相区别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没有两面性？对这，事实已经作了充分证明，是不必论证的了。

徐懋庸的目的，无非是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阶级斗争的理论，跟章乃器唱和。但是，还不止此，他还把不承认所谓恩格斯的（？）“抽象真理”的人们，判定为“修正主义者”。于是，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了双重罪名：教条主义者——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是修正主义者——不承认徐懋庸所说的“抽象真理”。而徐懋庸、章乃器则成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反修正主义的战士！——这决不只是什么理论上的错误，而重要的是从政治上配合右派，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特别是恶意歪曲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所阐述的道理，并把经他歪曲了的道理作为所谓根据，以直接支持章乃器的谬论。这也正是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的党内右派分子特别危险、特别容易迷惑人的地方。

由以上所说，可见徐懋庸的哲学工作有一套反动纲领；这就是：（一）重新审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已有的全部内容直到它的基本原理”，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本来应该“修正”了为修正主义思潮找寻所谓根据；（二）“修正”列宁的关于“修正主义”的定义、阶级根源的分析，把修正主义说成是共产

主义者发展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偶然过失，为现代修正主义进行辯护；（三）混淆黑白，把馬克思主义者說成是修正主义者，把修正主义者說成是馬克思主义者，动员“修正”馬克思主义的力量；（四）紧密地配合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要求，因而要首先集中地“修正”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学說和这个学說的哲学基础。这个綱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鼓吹修正主义的綱領，是向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战書。这也是他的“哲学合作社”的綱領，是“提丘”向他的徒弟发出来的“号召”。

徐懋庸的“理論”野心很大，他竟要担负起“重新审查馬克思主义理論已有的全部內容直到它的基本原理”，創造一套反动哲学代替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任务。他不但自己搞，而且还組織了“哲学合作社”，把他的“大作”寄給他的社員作为“范品”，組織他們去“修正”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虽然，由于他忙着写更直接地从政治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杂文”，沒有多少時間搞哲学（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叫做“对不起哲学”）；但是，就他已經写下的东西，也完全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哲学是什么貨色了。

二

徐懋庸“修正”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是从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哲学基本問題的理論开始的。他有一篇文章，叫作“关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在这篇文章中，徐懋庸道道地地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明目張胆地“修改”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問題的提法。

恩格斯指出：思維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問題，是全部哲学的最高問題，基本問題。“哲学家就是依其如何回答这个問題而分成两大陣营的。凡断定說精神先于自然界存在，因

而归根到底这样或那样承認創世說的人，……便組成唯心主义的营垒。凡認為自然界是基本起源的，則屬於唯物主义的各派。”他还特別指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名詞本来沒有任何別的意思，它們在这里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被使用的。”“当人們給它們加上某种別的意义時”，就会造成严重的混亂●。很清楚，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它們是承認思維和存在何者是第一性的。

徐懋庸外表上裝作通俗宣傳馬克思主义哲学的样子，暗中却“修正”上引的恩格斯的提法。提出了他自己杜撰的區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四条标准。他把恩格斯的划分哲学两大陣营的标准放在了什么地位呢？他把它放在了最末位，仅仅是四条中的一条；而且还加上了特別的限制：“如果我們觀念中的事物形式同客觀实际的事物形式完全一致了，那么，这两种形式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是先有客觀实际的那个形式，然后产生我們主觀觀念中的那个形式的呢？还是相反的呢？”請看：物質和意識哪是第一性的這個問題，竟是在“两种形式”“完全一致”了才发生的，这就无怪乎它只能坐第四把交椅了。

难道这不是直接“修正”恩格斯的提法嗎？

徐懋庸添加了一些什么區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呢？他用什么东西来“补充”恩格斯的標準呢？

他說：“凡是我們觀念中存在的形式，是否实际上也一定存在？例如有些人的觀念中有天堂、地獄、鬼神等东西，实际上这些东西也存在嗎？凡承認在人們觀念中出現的东西客觀上也一定存在的，这就是唯心主义观点。唯物主义的观点則不同，它認為我們觀念中的东西，不都是客觀上存在的”。“凡是我們

●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2卷，第367頁。

观念中存在的形式是否实际上也一定存在”，这是一个偷梁换柱的提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提法是：观念是否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是唯物主义的（肯定的答复）就是唯心主义的（否定的答复）。这里再没有唯心主义玩弄诡计的余地。而徐懋庸却换作：“凡是我們观念中存在的形式是否实际上也一定存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能成为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标准的。这条标准，难道唯心主义者不可以承认吗？他们可以說：是的，观念中的东西不都是客观存在的，我們的观念中的东西——唯心主义，是客观上存在的，你們的观念中的东西——唯物主义，不是客观上存在的，是形而上学的玄想。徐懋庸或者辯解說：下面我还有半句：唯物主义認為：“要确定我們观念中的东西是否客观上存在，必須經過經驗和实践的验证”。然而，这是无济于事的。不把承认物质第一性、意識第二性作为根本前提，“經驗”、“实践”不是都可以作唯心主义的解釋嗎？例如就有唯物主义的經驗論和唯心主义的經驗論；例如胡风就把“閉門創作”叫做“实践”。

徐懋庸的这一条标准，早在他在第五中級党校工作时就受过批判；他現在却这样辯解：“倘若有人承認凡腦中所想的，以为实际上也一定有……腦中有天堂，以为一定有天堂，腦中有鬼以为一定有鬼，那么，这人，無論如何是唯心主义者，而且是主观唯心主义者，这有什么可以絲毫怀疑之处呢？”这完全是說誰和誰爭辯持这种观点的人是不是唯心主义者？問題是在于你以此作为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認為除此以外或与此不同的都是唯物主义。譬如說你徐懋庸吧：徐懋庸及这种类型的反党分子是右派分子，这是不用怀疑的。然而，拿来作划分左派右派的标准，說：凡是——例如——大量的写徐懋庸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杂文的，都是右派（这当然是对的），

与此不同，即不写这种杂文的，都是左派，难道不是謊謬之至嗎？

徐懋庸又說：“我們的觀念中所存在的一切（我們的已有的知識）是否包括了客觀存在的一切？承認‘秀才不出門全知天下事’的人，不但驕傲自滿，而且，他就是唯心主義者。唯物主義則相反。”這又是直接對恩格斯的提法的“修正”，他要在恩格斯的唯物主義、唯心主義的定義之外，“補充”上一條，並且放在首位。這實際上就是說：恩格斯只從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一方面——物質和意識誰是第一性的——下定義是不完全的、片面的。徐懋庸的“補充”怎樣呢？當然，如恩格斯所說，只能造成嚴重混亂。大家知道：辯證的世界可知論是屬於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的。在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前，認為“我們的已有知識”“包括了客觀存在的一切”，即認為達到了頂點（這和“秀才不出門全知天下事”是不相干的），不僅有唯心主義者，而且有唯物主義者（形而上學的唯物主義）；另外，唯心主義者也可以承認“我們的知識”並沒有“包括了客觀存在的一切”，“一切”包括在全知全能的上帝那里。徐懋庸的這條標準，難道不是“修正”恩格斯的公式？不是混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界限嗎？

徐懋庸還有一條標準：“凡是觀念中和客觀實際上都存在的兩種事物形式，是否完全一致的？唯心主義者認為兩者完全一致，他們認為‘物理的經驗的要素，（即物理的東西、外間世界、物質）與感覺是同一的’（‘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一〇九頁）。……唯物主義者則相反。他們認為我們觀念中的事物和客觀實際的事物，兩種形式可以一致，但不一定一致……。”這又是故意玩弄術語，以混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界限。這里有着多重的混亂。（一）不錯，斯大林在“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一文中說過：“統一而不可分的自然表現在物質的和觀念的兩種不同的形式上……”；但斯大林首先提到“自然”，而

且那是着重批判二元論，和二元論尖銳对立起来的。到了徐懋庸的笔下，抹去了“自然”，閉口不談何者是第一性的，而平列地說觀念和客觀实际是“两种事物形式”；这不是故意混乱問題嗎？（二）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區別，竟在于是否承認觀念和存在完全一致？我們要問：两者一致是什么意思呢？誰符合誰呢？徐懋庸对此絕口不談，用“一致”这个字眼把觀念和存在誰是第一性的这个哲学基本問題，一笔抹煞了。其实，唯心主义可以承認两者完全一致、也可以承認两者不完全一致，只要坚持存在應該符合觀念、去跟觀念一致就够了。按照徐懋庸的这条标准，什么是唯物主义呢？就是認為觀念和存在可以一致，但不一定一致，換句話說，就是：承認人們的認識會有錯誤，就是唯物主义。这荒謬到了何种程度！在他的“一致”之后，引了列宁批判馬赫主义的話。可是这和徐懋庸的“一致論”有什么相干呢？难道，馬赫主义認為“物理的要素同感觉是同一的”不是說的两者是同一个东西，即：感觉即存在、即外間世界、即物質嗎？当年俄国的馬赫主义者——巴柴罗夫就曾經利用“一致”这个字眼进行投机。列宁批判道：“你是想使无知的讀者相信‘一致’是意味着‘同一’而不是意味着‘合于’嗎？这就是說，以歪曲引用文的意义来依照馬赫的样式伪造恩格斯，此外就沒有別的什么了。”[●]看来，徐懋庸是从巴柴罗夫那里学了兩套混淆問題的手法的。

徐懋庸真是挖空了心思，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修正”恩格斯。

徐懋庸在他的“敌与友的关系”一文中还有一段妙文。他說：“不少的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虽然在根本观点上（按

● “唯物主义与經驗批判主义”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04頁。着重点是原有的。

他的上文，即‘在哲学的基本問題上’），是对立的，但就在哲学的其他問題上，是会有共同意見的，例如辯証法的思想，唯心主义可以有，唯物主义者也可以有。”这更是明目張胆地“修改”恩格斯；說得明白一点就是：恩格斯所說的哲学基本問題并不是基本問題，至多不过是一个重要問題。我們大家都知道，說思維和存在的关系問題是哲学的基本問題，其意思是說：哲学家如何回答这个基本問題，就决定了他的哲学的本質，决定了怎样解决哲学上的一系列的問題（或者按徐懋庸的說法叫作“其他問題”）；也就是說：所有的哲学問題不是在唯物主义回答哲学基本問題的基础上解决，就是在唯心主义回答哲学基本問題的基础上解决，中間路綫是沒有的（二元論归根結底是唯心主义）。而徐懋庸却認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家在哲学基本問題上对立，而在“哲学的其他問題”上会相同。这就是說“哲学的其他問題”与哲学的基本問題无关，可以不受哲学基本問題的制約，在“哲学的其他問題”上沒有物質和意識誰是第一性的問題。这样，哲学基本問題还成其为什么基本問題呢？难道这不是从根本上否定恩格斯的关于哲学基本問題的理论嗎？难道这不是提倡超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或之外的“第三种”哲学嗎？徐懋庸举出来的例子是辯証法（这只是一例，还有的是呢？），然而，唯心主义的辯証法和唯物主义的辯証法，难道是“共同意見”嗎？馬克思一再說过：我的辯証法和黑格尔的辯証法不但不同，而且正相反对。或者，难道有既不是唯心主义的也不是唯物主义的辯証法嗎？徐懋庸正是这样：一方面“修正”馬克思关于唯物主义辯証法和唯心主义辯証法根本对立的論断；一方面提倡“第三种”哲学——既不唯物也不唯心的辯証法。

徐懋庸“修正”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基本問題的理论，并不